

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
(1874—1907)

5

中国海关密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合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书局

中国海关密档

——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

(1874—1907)

第五卷

1889—189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合编

主编 陈霞飞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李丹慧

中国海关密档

——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

(1874—1907)

第五卷

1889—189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合编

主编 陈霞飞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26¹/₄印张·2插页·607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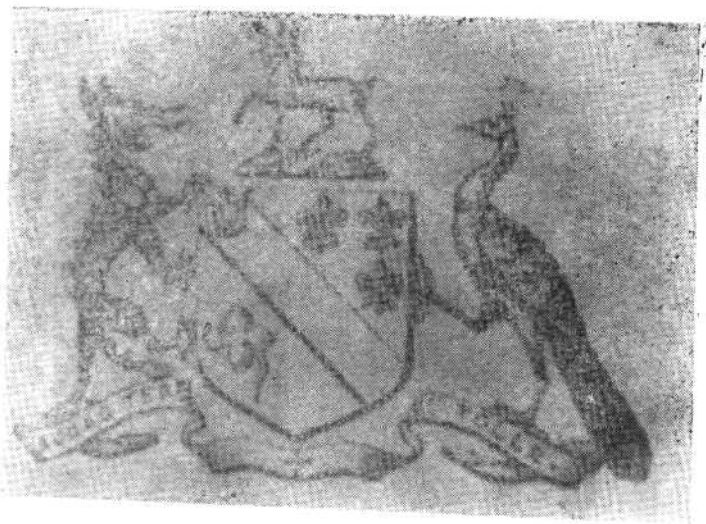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定价：29.00元

ISBN 7-101-00943-3/K·382



江海北关外景



1893年，赫德姓氏首次列入英国《贵族名册》，赫德为此制定了家族纹章。图为赫德家族纹章，纹章铭辞为“勇往直前”（Audacter Tolle）。

目 录

1889年	1
1月	1
2月	14
3月	26
4月	37
5月	47
6月	62
7月	71
8月	79
9月	92
10月	103
11月	116
12月	141
1890年	157
1月	157
2月	169
3月	178
4月	188
5月	198
6月	215

7月	225
8月	239
9月	250
10月	261
11月	279
12月	294
1891年	308
1月	308
2月	326
3月	346
4月	358
5月	368
6月	381
7月	392
8月	417
9月	431
10月	438
11月	453
12月	472
1892年	487
1月	487
2月	496
3月	505
4月	514
5月	527
6月	537

7月	550
8月	571
9月	585
10月	596
11月	616
12月	626
1893年	638
1月	638
2月	653
3月	666
4月	677
5月	689
6月	705
7月	722
8月	740
9月	755
10月	770
11月	785
12月	804

附录 主要人名、地名等汉英对照表

1889年

1696

Z/580

伦敦,1889年1月4日

我亲爱的赫德爵士:

没有收到您的来信。

我们将发出第四季度帐目。让人们在年底送帐单来是很难的,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能的。甘博不得不在圣诞节、元旦和星期日工作,而且在其他的日子里也加班到深夜,以便今天把帐目赶出来。

未偿付的债务包括:(1)南方灯塔用的矿物油,(2)厦门海关用的汽缸,(3)东椛岛的雾霾信号器,(4)1889年的文具,以及(5)给造册处用的划线机等。矿物油和文具将在数日内运出。

附上您Z帐户188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报表,表明手头结余16英镑5先令6便士。

还附上您在英格兰银行的帐目,如果您要将债息载入债息单的有关帐目中,您可看到全部都已付讫。

我将用书邮寄上12月份的《每月投资手册》,而且在一张纸片上记下您每种投资的市场现价和价值,并把这张纸片用针别在英格兰银行的帐目上。

由于国内黄金外流和银行高利率(5%),各种债券的价格都

在下跌,但有希望迅速回升,昨天2.75厘统一公债的报价是98.25。

您的许多投资(股息可在1月份支付)的报价,都是在12月底扣除股息的价格。

伦敦浓雾弥漫,我担心要得重感冒。

非常忠实于您的金登干

赫德夫人无信

附寄英格兰银行正式帐目

1697

赫德夫人①

Z/372

北京,1889年1月6日

亲爱的金登干:

请看,我在纸张供应方面寒酸到了什么地步——五颜六色,连印有金边的纸张都在使用!

上两个星期为了研究蒙自开关的指示和西藏事务忙得不可开交;赫政刚从香港调回来,不去淡水了,改于明天动身经加尔各答和大吉岭去纳荡与中国驻藏大臣升泰相会,协助进行“谈判”②。

巴恩思刚送来辞呈:他病了,并且不能容忍葛雷森等等。要物色既有能力,又具有普通常识的人,是很困难的,而且正是地位及其权力和职责,可以使已得到提升的人又倒下来!除偶然和例外的情况外,不能“生来就适合”乃是一个最严重的缺点。如果坦普林参加了海关,船只指挥权很可能不是落入他的手中,就是落入白莱伟的手中。因此他失去了一次好机会,或许他是保住了自己没有 被葛雷森吃掉!

我已收到你的Z/570,571和572函。

把支票放在同一季度的想法根本不中我意。但是稽查人员向我担保说可以做好，因而我对指示作了修改。有关个人的行动年度表才是正确的标准——即我们的日期是签字日期，你的日期是收到日期。你不必为双重日期去麻烦银行。

“圣帕特里克”和我自己约在一个月前一起摔了一跤，我至今尚未痊愈。我的左拇指底部和左腕部稍一用力就感到酸痛。但这只是局部扭伤，过些时候我想总会好的。我还没有重新开始骑马——目前作这种运动确实太冷了。到3日为止，冬季的天气一直是温和的——太温和了，但西北风骤起，这三天温度已降到20度以下，不再是上个月的40度了。我睡眠很差，但头脑清醒，能干上六至八个小时的办公室工作。到衙门坐一次班，与五六个人谈下话来，使我感到相当疲劳。

今年的税收总额很好，我认为一般说来1889年的开端很有希望。我们在各方面都有开展，我还认为我们在不断强大起来，但是将来的问题确实是“谁来接我的班”？合适的人和恰当的后继可使总税务司署继续向前再运转五十年，但若选错了总税务司，就可把它弄垮，或在一年之内使之衰落！

我希望全体休假的人都能在3月底前回到中国。我的意思是4月份离开，我要求所有的人都在我动身之前就任新职。这个季度结束时将有一次大换班呢！

再一次恭贺新年！

忠实于你的赫德

编者注

① 信首人名等为赫德致金登于函中所附信件的回信者。后同（见第715号信注①）。

② 1889年2月2日(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一日)赫政在香港收到总理衙门来电,令其亲自携电至大吉岭向驻藏大臣升泰报到:升大臣电,现有税务司赫政系总税务司之弟。在华年久,熟悉汉洋语言文字,曾随邓星使(邓承修——编者)勘办越界甚为得力;尊处现与印督议办一切,翻译需人,特派其由印度前往纳东谒见,此时藏番谅不至别有疑忌,贵大臣可即留用,以资臂助。除由川电达外此信即交赫政税司带呈。总署寄:赫德致赫政电:总理衙门令你立即搭船前往大吉岭,向现在纳荡的中国驻藏大臣升泰报到。如升大臣需要协助时,可担任翻译工作,附电希转交升大臣。

1698

Z/581

Z/366函附致赫德夫人函

Z/367函附致赫德夫人函均1月11日收到

伦敦,1889年1月11日

我亲爱的赫德爵士:

我已收到两箱瓷器等物和十六箱书籍的提货单。

如果《帕尔慕尔报》记者要写您和您的活动,我希望他能将日期和事实弄准确。(见所附剪报)

琅威理前几天来访,告诉我他已拜访过沙里士伯勋爵谈及他在中国的令人不满的处境,沙里士伯勋爵就此事要找乔治·汉密尔顿勋爵谈谈。

琅威理向沙里士伯勋爵表示他随时准备回到中国,如果他这样做是为英国利益效劳的话,但是必须确定他的地位,特别在发生战争的时候。作为一个英国臣民,中国人不会信任他指挥舰队。但是如果为了英国的利益有此必要,他可以暂时放弃自己的国籍^①。沙里士伯勋爵说他非常爱国,但是不能劝他自己放弃国籍;然后,

勋爵向他笼统地提了几个有关中国事务的问题。此外，琅威理还告诉勋爵小皇帝的主要老师非常反对洋人^②，而且中国反对外国的情绪正在增长。如果他（琅）不返回中国，他认为不会任命任何其他洋人来担任他的职务。

琅威理只能在办事处停留几分钟，但是我预期一两天内还能从他那里再听到更多的情况。他所希望的显然是全面控制舰队，特别在战争时期，但是在他的一生中会发生战争吗？！他确实认为迟早会为朝鲜问题同俄国打上一仗，而且日本人会站在俄国一方，但不管是否正确，以防万一总是好的。

非常忠实于您的金登干

附寄赫德夫人、赫德小姐(?)等函和英格兰银行帐目副本

编者注

① 1888年12月17日（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北洋海军正式建军，清政府以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林泰曾、刘步蟾为左右翼总兵。琅威理任副提督。琅自被派赴英、德检验船只后，即逗留欧洲，抱怨中国政府给他的权不够，大闹情绪。英国首相沙里士伯勋爵让他去找任海军大臣的汉密尔顿勋爵，他们都劝他以英国的大局为重（由英国人实际指挥的北洋海军）。

② 指光绪帝及其老师翁同龢。

1699

赫德夫人
奥斯本太太

Z/373

北京，1889年1月13日

亲爱的金登干，

你的Z/573函于昨天送到。广州办事处一直在“争吵”，每次都都很糟糕（除了有一次，即“波旺”号事件，我用电报指导每一个步骤，运用了天津条约第四十八款加以解决）^①。感谢霍金司的来信，如果我有时间，我会把事情说明，但是目前工作太忙，我已变成一副“老骨头”了，即使把它变成上好肥料，我也并不在乎！“特权”^②是我手上掌握的比条约罚款更为有力的鞭子：即允许船只在领事报告之前进行操作和在付清税款之前办理结关手续。有了这些特权（我能收回），一条船就能在一天之内完成货物的装卸工作。没有这些特权，三四天内根本完不成任务，在目前蒸汽竞争的时代，这种特权意味着成千上万英镑！

总税务司署的工作太繁重，我也跟不上它的步伐，而它的特殊性又要求只由一个人来“管理”。我开始在想，任何问题，如果听任感情用事，就只会使问题复杂化：这是指赞成设委员会反对个人的论据——而另一方面，完全由个人作主，则在放弃错误道路时，比委员会更为容易些——这是指赞成只设一名总税务司的论据。

这种生活的孤独感太令人恼火了！

忠实于你的赫德

编者注

① 指1888年秋广州发生的走私案。见第1675号信。此处指责广州海关处理不当（参见第1701号信）。

② 自从《南京条约》订立以来，中国的海关行政权遭到破坏。《五口通商章程》订立后的海关税则规定：凡外国商船来中国各通商口岸，不必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只需向该商船国的领事递交“领事报告单”，就可闯进中国港口，其船只的大小吨位、货物的品类数量均由该国领事行文通知清政府海关，并由领事会同海关税务司（实际也是洋人）“公同

查税”、“会商货价”，即可征税卸货。尽管这样洋商仍不满足，还以为“拖延了卸货时间”。总税务司就又进一步采取变通办法，授权各口岸税务司在船舶递交“领事报告单”的同时，即行发给“卸货准单”，准其到达港口停泊后即可开舱卸货。外轮出口，也可以在验货纳税和交纳船舶吨税的同时办理结关手续，领取“结关准单”，以免延误启航时间，这就是赫德所说掌握在总税务司手中的“条约外特权”。至于走私和违章的船舶，海关可以停止给予此项“条约外特权”，并照章处罚。·

1700

Z/582

伦敦,1889年1月18日

我亲爱的赫德爵士：

我就道格拉斯公司新型灯头事送上一份正式报告，它已进入最后完善阶段。我已要求韩得善，在他检查过灯头并见过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①和制造商以后，给我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一切向外发送的有用情报。但是他从不透露已获得的对自己有用的情况，他认为在他回到中国以前，是不会对花鸟山的新灯头作试验的，因为他说湛博士先生^②对灯头设备等等一窍不通。

我给他看了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寄来的声明的复制件。他似乎对我获得这份声明颇感惊讶，说他曾在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办公室见到此声明，并且表示目前声明属“机密”文件。但当我后来（次日）见到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时，他不仅向我解释了声明的内容，而且又给了我好几份副本，供我附上我的说明报告书一起寄往中国，我已把说明报告书的草稿请他修改。（韩得善到伯明翰去了一个多星期，等他再来办事处时我将把报告书给他看）。前几天他明确地说伦敦领港公会认为张氏工厂制造的发条装置的质量太差，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的车间里制造所有的发条装

置。我趁机向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询问了他对张氏公司制造的发条装置的意见,而他却说做工精致,比法国的质量优良得多,几乎无人能超过他们。他是作为一个具有五十年经验的机械工程师发表意见的。他还说,他们在车间里制作一些发条装置的唯一原因就是使那些没有别的工作可做的人们有事干。

关于新型灯头,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说,灯头是灯塔的灵魂,但迄今他们一直在设法改进设备,而不是改进灯头。一套装有六蕊灯头的三等设备能够完成以前一等设备所规定的要求,但是这点改进对灯塔设备的制造商们并无好处。

本月14日发出第669号电,内容有关阿礼国爵士正在组织赈灾委员会的事,但是您将看到威妥玛爵士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封信,使阿礼国爵士大为愧气。如果您详细电告灾情并附上您自己对救灾的意见,我将感到高兴^①。

非常忠实于您的金登干

附寄赫德夫人函

编者注

① 韩得善,见第1号信注^②。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英国灯塔管理机构领港公会的总工程师,1892年退休。见第77号信。

② 湛博士,英国人。1884年进中国海关,1885年5月起任代理总营造司,1890年5月辞职。

③ 因黄河决堤,河南省州县被水淹的达十五处,造成饥荒。阿礼国拟组织一个“赈灾委员会”,于1月4日函达中国政府。同时由金登干电告赫德,希望从赫德处得到灾情的具体情况和救济办法。赫德漠然置之,认为阿礼国做不成事,只不过是“出风头”而已。参见第1701、1718号信。

1701

赫德夫人 米勒夫人
珍妮·诺丹高 阿理文^①
艾特肯 弗朗西斯

Z/374

北京,1889年1月20日

亲爱的金登干:

你11月23日Z/574函本月16日送到。

听到杰米事故对他影响这么长时间,我感到实在遗憾,我相信旅行和休息将使他得到你所期望的一切好处。

俄韩条约只不过是一套边境贸易的规定^②。

盛道台未再向我谈到郭师敦^③;创议不是我提出的。

惠达^④在广州另有两件案子,都处理得很糟糕。我们绝对不应去打无取胜把握的官司!

今年的税收比去年有所增加,但恐怕达不到我所预料的水准。

赫政赴西藏的使命可能要推迟我动身日期,但我希望仲夏时节我早已踏上返国途中。

此间酷寒,我的年龄已开始使我不像过去那样能御寒了。

我拿不准是否要就中国赈灾基金的事给你发电报,如果这样做的话,在请我去庆贺时我可能会咒骂一通!此外,你可知道要得到可靠的统计数字,是非常困难的事。

16、17日皇宫失火,一个中央大殿和四个边殿被烧毁^⑤。估计在这些被烧的屋子内有物件丢失,有人想纵火灭迹。

我希望所有的那些人都能在3月底返回此地。